



爱情长跑
催人泪下

运动会结束后第三天，凌一尧偷偷塞给我一张字条，上面写道：“如果你能够考到本科，高考以后咱们就假装在一起，气死姚千岁！”

我至今不太明白，所谓“假装在一起”的具体含义，到底是在一起，还是不在一起，可当时我根本无暇顾及，完全被突如其来的喜悦冲昏了头脑。我特意买来精致的信纸，准备再写一篇洋洋洒洒的抒情散文，但提着钢笔发了整整

07

努力备考

一个晚自习的呆，将五六张信纸搓成纸团，才郑重其事地在最后一张信纸上写下四个字：

“一言为定。”

小孟主动请缨，承担了传递字条的重任。

子石和大乔很快就发觉我有些不正常，因为我很少再与他们俩混在一起，整天待在教室里学习，有点不合群了。他们试图说服我，但多番努力都无果，直到有一天看见我与凌一尧在教学楼走廊里相视一笑，他们才若有所悟。

“见色忘义的家伙。”

“重色轻友之小人。”

于是，我被驱逐出三大“奇葩”的队列。其实没有了我，他们俩照样可以玩得很痛快。

整个高三，我与凌一尧都保守着一个共同的秘密，即便两人迎面走过，也从来不打一声招呼。她总是带着浅浅的笑意，而我努力压抑着内心的激动。偶尔旁边没人的时候，我会自言自语地把她的姓名说出来，然后像一只疯猴子似的狂奔乱跳，那真是一件快乐到极点的事情。

那一年里，我拼命地学习，仔细聆听老师讲的每一节课，认真解答每一份试卷。尤其是高三下学期，正值春困夏乏之时，像我这种慵懒成性的学生不得

不一天接一天地煎熬下去。为了与瞌睡虫战斗，我在抽屉里备着葡萄干或瓜子之类的零食，一边吃一边解题，以致我的体重比学业上升得快。

当时，南通地区各高中流传着一个恐怖传说，每天凌晨3点多，学生甲独自走下空荡荡的楼道口，意外邂逅隔壁班的学生乙，乙揉着惺忪睡眼说：“早上好。你来上早自习啊？”

甲打着哈欠说：“我刚下晚自习。”

乙说：“噢，那晚安吧。”

曾有一段时间，我就是其中的学生甲，直到有一天我的体检报告上出现“甲亢”二字，这一鱼死网破式的备考方式才得以终止。

那年3月，非典在全国肆虐，我们学校也是风声鹤唳，即便谁多咳嗽几声都可能成为全校的关注重点。不仅如此，家长的探望日以及月底的寄宿生假期一律被取消了，学校几乎成了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。

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里，口罩首次成为一种装饰品，被印上各种可爱的图案。我偷偷给凌一尧送过一个黑色的口罩，上面绘着猫咪的口鼻和胡须，她在学校里只戴过一次，那羞答答的模样让我十分喜欢。

当时我们每月的生活费不足200元，只有几位公子哥儿才有能力配备手机这种奢侈品，而我这个穷小子与女孩子互诉衷肠的通信工具只有字条。

我给凌一尧写的字条上说：“你今天好可爱呀！”

晚上，小孟带来凌一尧的回复：“神经病。”

我愣了一下，情绪不免有些低落，但再一低头看到，字条边缘赫然画着一张俏皮的鬼脸。于是整个世界一下子明媚起来，除了铆足劲头狂写一张试卷，我没有其他的庆祝方式了。

后来，凌一尧的父母给她配了一部小灵通，以便随时通报生活和学习状况。于是，我每天晚上跑到大乔的寝室，借他的诺基亚手机用，大乔不情愿地将手机递给我，说：“省着点，话费不多了。”

我递去1元钱，说：“只发10条短信。”

大乔将硬币揣入口袋，并掏出小便签，认真地写上两个“正”字，以示本月的手机话费里少掉10条短信的额度。当时的短信，一毛一条，对于一个中学生而言，是非常奢侈的消费。

为了节约聊天成本，我和凌一尧的每条短信都是一篇文章，不达到字数最高上限，绝不发送。有了高科技的现代通信方式，我们再也用不着小孟了，他从此失去“建功立业”的机会。

（摘自《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》李海波 著）



机关算尽
匪夷所思

照片洗得很清楚，我挑出一张新郑图良公司正门的特写，将指头点在门口那几个棕色的纸盒子上。

“造假的幕后黑手不仅要接订单，还要发货，而且发货量很大。箱子里有白色泡沫的颗粒，说明里面装的都是易碎品，显然是古董。这几个箱子都是同样规格，上面的字也是一样，都写着‘震远运输’，不可能是随手拿的，应该是批量发货时用的包

10

找到造假窝点

装。我估计这个“震远运输”，就是负责运输赝品古玩的公司，八成是他们自己的产业，负责从造假作坊到郑州这一段运输。接到货后，新郑图良的人会把货换成邮政包装再寄出去——这一套手续看似烦琐，却是遮掩造假的最好手段。”

“调查震远运输公司的事就交给我吧！”钟爱华自告奋勇。

不到一个小时就有了结果。钟爱华说，他在工商局和交管局有朋友，打了几个电话就查到了震远运输公司的底细。

原来这家运输公司挂在一个国企下面，私人承包，专门跑郑州、开封和洛阳三地的短途运输，承包人姓孙。钟爱华还查到了该公司的地址，就在郑州西北方向的城乡接合部。

“事不宜迟，咱们现在就去。”我说。

我们离开饭店，叫了一辆出租车。出了城，大约过了20分钟，出租车突然停了下来，司机一指前面的建筑说到了。我眯着眼睛往前一看，在路的右侧有一片红砖围墙，这墙有两米多高，墙头上拉着铁丝，有玻璃片，还挂着一溜儿小黄灯，看上去非常神秘。

司机只收了一半车钱，赶忙调头离去。我和钟爱华在黑暗中下了车，沿着红砖高墙走了一圈，唯一的入口在正

门，两扇裹着铁皮的大门紧闭着，旁边还有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，上写“郑州市震远运输公司”。

我发现在灌木丛底下有一条很深的水沟，从围墙根部延伸出来，一直通往远处。我沿着水沟把灌木丛拨开，看到围墙根部居然有一个大洞。

这个洞的附近墙皮斑驳不堪，甚至能看见裸露出来的墙基，洞口散发着一股腥臊味，估计是围墙里的人把这里当下水道用了。我俯下身子，把脑袋往里探了探，发现可以钻进去，便回头给钟爱华做了个钻洞的手势。钟爱华犹豫了一下，把相机小心地揣到怀里跟了过来。

我和钟爱华一口气从这个下水道穿过围墙，顺利进入震远运输公司的大院，眼前豁然开朗。

院子颇为空旷，远处是个二层楼房，一楼是车间，二楼是办公室，旁边还有个仓库。在我们钻过来的围墙附近有个停车场，一字摆开7辆绿色东风大卡车。我扫了一眼，这7辆车有6辆是空的，只有1辆的后车厢上盖着绿色的苫布，不知道装的是什么。

钟爱华举着相机，好奇地在这6辆车之间来回溜达。突然眼前白光一闪，差点没把我晃晕了。我怔了一下才反应过来，钟爱华这小子，为了拍照居然

把相机闪光灯打开了。对面办公室立刻亮起灯来，过了一会儿，有脚步声传过来，由远及近。我顾不上责骂钟爱华，环顾四周，发现除那辆满载货物的车外，别无藏身之处。

“快上去！”

我们两个手忙脚乱地把苫布盖在身上，趴在车里。我感觉像是趴在软绵绵的沙滩上，伸手一抓，居然抓到一把土。这些土明显是直接铲过来的，没有细筛过，里头还掺杂着青草根、石子和一些碎砖烂瓦。我把土放到鼻前闻了闻，有一股轻微腐臭的味道。

没过一会儿，驾驶室的门响了一声，随即发动机发动起来，整个车厢里的土都开始抖动。

苫布下的我和钟爱华面面相觑。

我们的身子此时都被半埋在土里，勉强露出脑袋。我抓起一把土细细捻动，又放到鼻子下闻了闻说：“咱们歪打正着，这辆车会带着我们到达造假作坊。”

“为什么？您怎么知道的？”

我抓起一把土松开手掌，这土黏性很大，沾在手上掉不下来。

“这车上的土不是一般的土，而是墓葬土，埋过死人的。”我说。

（摘自《古董局中局2：清明上河图之谜》马伯庸 著）